

数字时代绘画语言对文学叙事的视觉化转译机制研究

邹 彤（信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助教）

邹东升（信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摘要：数字技术的迭代重构了绘画语言与文学叙事的互文关系，视觉化转译成为连接二者的重要机制。本文基于符号学与跨媒介叙事理论，系统解构了数字时代绘画语言对文学叙事的视觉化转译机制。该机制以文本解码为基础、意象提取为关键、视觉编码为核心、意义生成为目标，通过数字工具重构绘画形式语言、跨媒介叙事拓展意义空间、受众互动激活参与维度，形成“技术赋能—符号转换—意义增殖”的完整逻辑链条。实践层面，技术驱动的形式转化、跨媒介的意义重构，与受众参与的互动转译共同推动文学叙事传播的多元化，以及审美体验的深层化。未来需平衡技术异化风险与艺术本体价值，深化跨文化语境下的机制验证。

关键词：数字时代；绘画语言；文学叙事；视觉化转译；跨媒介叙事

一、引言与理论综述

在数字技术重塑艺术创作生态的背景下，绘画语言与文学叙事的互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传统语境中，绘画与文学的互文多依赖“图文并置”的静态互补（如书籍插画对文本的直观说明），而数字时代的技术赋能（如虚拟现实、生成式AI、交互界面设计）使二者的关系从“辅助阐释”转向“深度融合”——绘画语言不仅承担文学叙事的视觉呈现功能，更通过动态交互、数据驱动与跨媒介协同，参与文本意义的再生产与传播模式的革新。这一转变背后，亟需从学理层面厘清“视觉化转译”的核心机制，即绘画语言如何通过形式要素（如线条、色彩、构图）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将文学文本的抽象语义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并在跨媒介语境中实现叙事功能与审美价值的提升。

国外学者对图像与文学的跨媒介关系已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符号学基础与技术介入。米歇尔在《图像理论》（1994）中提出“元图像”概念，强调图像与语言的互文关系本质上

是符号系统的对话，为绘画语言转译文学叙事提供了符号学框架^[1]；Gérard Genette在《副文本：阐释的门槛》（1997）中探讨了插图与文本的“伴随关系”，指出视觉元素通过“补充”“强化”或“颠覆”文本语义参与叙事建构^[2]；Lev Manovich在《新媒体的语言》（2001）中从数字媒介特性出发，提出了“数据库叙事”与“视觉化逻辑”，揭示了技术驱动下绘画语言对线性叙事的解构与重组潜力^[3]。

国内研究则更侧重于本土语境下的实践总结与理论拓展。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2014）中分析了绘画与文学在空间表征上的共性与差异，为视觉化转译中的场景构建提供了叙事学依据^[4]；陈平原在《图像晚清》（2001）中通过晚清画报案例，揭示了早期绘画语言对文学叙事的通俗化转译策略^[5]；闵靖阳在《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2016）中系统梳理了中西方“诗画互文”的历史脉络，强调数字时代需关注技术对传统关系的范式革新^[6]；李四达在《数字媒体艺术概论》（2020）中从技术实践角度讨论了数字绘画工具

对传统转译流程的重构^[7]；周宪在《视觉文化的转向》(2008)中从文化研究视角指出，数字时代的视觉化转译本质上是“读图时代”受众认知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8]。现有研究为理解绘画语言与文学叙事的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对数字技术介入后转译机制的内在逻辑仍缺乏系统性阐释，这正是本研究的核心切入点。

二、数字时代绘画语言视觉化转译的基础逻辑与核心特征

数字技术的迭代不仅改变了绘画与文学的创作方式，更重构了二者互文的内在逻辑。绘画语言对文学叙事的视觉化转译，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技术赋能—媒介融合—意义重构”的复合特征，其基础逻辑可归结为：以数字工具为媒介，通过绘画语言的要素（线条、色彩、构图等）对文学文本的语义符号进行解码、重组与再编码，最终形成兼具文学性与视觉性的动态叙事体系。

(一) 基础逻辑：从符号转换到意义增殖的双向互动

绘画语言与文学叙事的视觉化转译，本质上是两种符号系统（语言符号与视觉符号）之间的意义转换与协同生产。从符号学视角看，文学文本通过“能指”（文字字符）指向“所指”（语义概念），再通过读者的联想与想象构建“所指的意义”（如“枯藤老树昏鸦”不仅描述具体物象，更传递萧瑟孤寂的情感）；而绘画语言则以“视觉能指”（线条、色彩、形状）直接呈现“视觉所指”（具象形象或抽象形式），其意义的生成更依赖观者的视觉经验与文化语境。二者的互文关系构成了转译的基础——绘画创作需将文学文本中抽象的语义符号转化为具象可感知的视觉符号，同时保留对文本原有的意义指向。

数字技术的介入使这一符号转换过程突破了传统媒介的限制，形成了“双向互动”的新逻辑。一方面，文学文本为绘画提供了“意义输入”。文本中的情节描述（如“她奔跑在暴雨中的街道”）、

人物刻画（如“他的眼神像冰冷的刀锋”）、情感基调（如“弥漫着压抑的沉默”）等，构成了绘画转译的语义基础；另一方面，绘画语言通过视觉符号的独特语法对文本进行“意义再生产”。不仅还原文本描述的表层信息，更通过视觉隐喻强化深层内涵（如用倾斜的构图表现人物的失衡心理，用灰蓝色调强化压抑氛围）。例如，在转译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经典场景时，传统绘画可能通过具象的甲虫形体直接呈现变形结果，而数字绘画则可结合动态效果与色彩处理，将文本中的“异化”主题转化为更具冲击力的视觉体验——这种“意义再生产”正是数字技术赋能下符号转换的增值效应。

(二) 核心特征：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多维创新

数字时代的绘画语言视觉化转译，在继承传统图文互文特征的基础上，因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形成了以下核心特征：

1. 技术赋能：工具革新与形式边界的突破。传统绘画依赖纸笔、颜料等物理媒介，其表现形式受限于材料的物理特性（如水墨的晕染不可逆、油画的厚重感难以快速调整）；而数字技术提供了“虚拟画布”与“智能工具”，重构了绘画语言的形式。一方面，数字绘画软件（如Photoshop、Procreate、Clip Studio Paint）的图层功能允许创作者将文学叙事的不同要素（如人物、场景、情感氛围）拆解为独立图层，通过调整透明度、混合模式与叠加顺序实现精准的视觉控制（如将“回忆场景”置于半透明图层以区分现实与记忆）；笔刷预设（如“水墨晕染笔刷”“油画厚涂笔刷”“沙粒质感笔刷”）可模拟传统媒介的独特效果，并能通过参数调节（如湿度、压力敏感度、颗粒度）实现个性化表现。例如，在转译中国古典诗词《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时，创作者可选用“留白墨韵笔刷”绘制江面与天空的渐隐效果，用“细线勾勒笔刷”刻画蓑笠翁的轮廓，再通过图层叠加模拟雪花的飘落

动态——这种对传统笔墨效果的数字化模拟，既保留了文学文本的古典意境，又突破了物理媒介的限制（如无需反复晕染即可实现墨色层次）。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扩展了绘画的表现维度，使静态画面能够承载动态叙事功能。例如，通过时间轴动画功能（如 Adobe Animate、Toon Boom Harmony），创作者可将文学文本中的连续动作（如“他奔跑穿过森林，树叶在风中飞舞”）分解为多帧画面，通过逐帧绘制与关键帧插值生成动态序列；结合交互设计工具（如 Unity、Figma），还可将绘画作品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叙事产品（如点击画面中的树叶触发风吹效果，滑动屏幕切换昼夜场景）。这种“静态绘画+动态交互”的融合，本质上是对文学文本中“过程性叙事”（如事件的发展、情感的演变）的视觉化延伸。通过参与式体验，读者得以更直观地把握文本内在的动态逻辑。

2. 媒介融合：跨媒介叙事中的视觉主导与协同。数字时代是“跨媒介叙事”的时代——文学文本常与图像、声音、视频等媒介共同构成“复合叙事文本”（如小说改编的漫画、动画、互动电子书），而绘画语言在其中扮演着“视觉主导者”的角色。其核心功能是将文学文本中的抽象语义转化为具象视觉符号，同时通过与其他媒介的协同，强化整体叙事效果。例如，在小说改编的动画项目中，绘画语言负责设计角色造型（如外貌特征传递性格）、场景布局（如空间结构暗示社会关系）、关键帧画面（如高潮情节的视觉冲击），并与剧本（文学文本）、配音（声音符号）、特效（动态符号）共同完成叙事；在互动电子书中，绘画语言通过将静态插画与动态图表有机结合（如用流程图可视化人物关系，用时间轴图表展示事件顺序），这有效地辅助读者理解文本中复杂的叙事逻辑。

媒介融合的特征还体现在“跨平台适配”上——同一文学叙事的绘画转译需根据不同数字

平台（如手机屏幕、平板电脑、VR设备）的特性来调整视觉表现。例如，手机端的插画需简化细节以保证加载速度与清晰度，通过高对比度色彩吸引注意力；而VR设备中的沉浸式绘画则需强化空间纵深感，利用交互技术提升参与感。这种跨平台的视觉适配，本质上是绘画语言针对数字媒介特性进行的“语法适应”，以确保在不同数字平台上均能有效传递文学文本的核心意义。

3. 意义重构：受众参与下的动态生成与多元阐释。数字技术的交互性使绘画语言的视觉化转译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对话”，受众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通过操作行为主动参与到建构过程中。一是技术工具赋予的主动选择权，如通过点击、滑动、缩放等操作触发隐藏画面或补充信息。二是个体经验驱动的多元阐释，如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同一视觉符号的理解差异。例如，在互动绘本《小王子》的数字版中，读者可点击画面中的“星星”查看小王子与玫瑰的对话片段，滑动屏幕切换不同星球的场景，甚至通过输入文字与角色进行简单对话——这些交互设计不仅丰富了叙事层次，更通过用户的主动操作将个人经验融入意义生成过程，如儿童读者可能更关注“狐狸与小王子的友谊”，成年读者则可能侧重思考“驯养”的哲学内涵。

更值得关注的是，生成式AI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意义重构的可能性。例如，用户输入一段文学文本（如“月光洒在寂静的湖面上，倒映着远山的轮廓”），AI绘画工具（如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可生成多版本视觉方案（如写实风格的静谧湖泊、抽象风格的光影流动），用户通过调整关键词（如“色彩倾向：冷蓝/暖紫”“元素密度：密集/留白”）可实时修改画面，最终形成与个人解读相匹配的视觉叙事。这种“文本输入—AI生成—用户反馈”的闭环模式，推动绘画语言的转译结果从“标准化产品”向“个性化创作”转变，该过程在保留文学文本

核心语义的同时，又通过技术中介实现了意义的拓展和多元增殖。

（三）传统与数字的承继关系：在变革中坚守本质

尽管数字技术为绘画语言的视觉化转译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但其核心仍是对传统图文互文本质的延续与深化——无论是传统插画还是数字绘画，最终目标都是通过视觉符号传递文学文本的内涵，服务于“讲好故事”的根本需求。不同的是，数字技术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更高效的工具、更丰富的媒介与更开放的参与空间，使绘画语言能够更精准地捕捉文学文本的细微情感（如通过色彩渐变表现微妙的心理变化），更灵活地适应多样化的叙事需求，更广泛地触达不同的受众群体。

可以说，数字时代的绘画语言视觉化转译，是在技术赋能下对传统图文互文关系的“升级迭代”：它既保留了“以图释文”的基础功能，又通过符号转换的创新、媒介融合的拓展与意义生成的多元，构建起更具活力的跨媒介叙事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不仅推动了绘画与文学艺术的共同发展，更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化的传播方式与审美体验。

三、数字时代绘画语言视觉化转译的机制解构：多元逻辑链条

数字时代绘画语言对文学叙事的视觉化转译，并非简单的“图文配对”或“技术复制”，而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与艺术创作规律的重构，形成的包含“文本解码—意象提取—视觉编码—意义生成”的完整逻辑链条。从机制的理论基础、核心环节的分解与数字技术的嵌入逻辑三个层面展开深度解构，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

（一）机制的理论基础：符号互动与跨媒介叙事的学理支撑

绘画语言对文学叙事的视觉化转译，本质上是两种符号系统之间的意义转换过程。从符号学视角看，文学文本通过“能指”（文字字符）指向“所指”（语义概念），再通过读者的联想与

想象构建“所指的意义”，如“月亮”不仅指天体，可能更象征思念、孤独或永恒；而绘画语言则以“视觉能指”（线条、色彩、形状）直接呈现“视觉所指”，其意义的生成更依赖观者的视觉经验与文化语境。二者的互文关系构成了转译的基础——绘画需将文学文本中抽象的语义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同时保留文本原有的意义指向。

这一过程的学理依据可追溯至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与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论，但数字时代的跨媒介叙事理论为其提供了更具体的分析框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跨媒介叙事”强调不同媒介（如文字、图像、声音）通过各自的优势共同建构一个完整的故事世界。其中绘画作为“视觉媒介”其核心功能被界定为“具象化”与“情感强化”。例如，文学文本擅长通过语言逻辑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但这种抽象表达往往需借助面部神态的微妙变化、画面色彩的冷暖对比等视觉符号，才能转化为可被观众直观感知的情绪状态。因此，绘画语言的转译本质上是基于跨媒介互补性的意义再生产过程——它不是对文学文本的机械复制，而是通过视觉符号的独特语法对文本内涵进行“再编码”。

（二）核心环节的分解：从文本输入到视觉输出的运作流程

绘画语言的视觉化转译机制可具体拆解为四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环节，每个环节均包含特定的创作目标与操作逻辑。

1. 文本解码：文学叙事的语义分析与关键要素提取。文本解码是转译的起点，其核心任务是从文学原文中识别出具有视觉转化价值的叙事要素。这些要素可分为三类：具象要素（如人物外貌、场景布置、物体形态）、情感要素（如情绪基调、心理状态、人际关系）、象征要素（如反复出现的意象、文化隐喻、哲学概念）。例如，在转译海明威《老人与海》时，具象要素包括“瘦骨

嶙峋的老人”“破旧的渔船”“蔚蓝的大海”；情感要素涵盖“孤独”“坚韧”“人与自然的对抗”；象征要素则是“鱼”（代表自然的力量或生命的尊严），“大海”（隐喻未知的命运或广阔的世界）。创作者需通过文本细读法（Close Reading）梳理叙事要素的具体表征（如“老人每星期驶向远海一次，带回的鱼骨比鱼更多”），并结合上下文语境精准判断其在叙事结构中的功能。

数字技术的介入提高了解码效率。自然语言处理（NLP）工具，如文本语义分析算法，可辅助提取高频名词（潜在具象要素）、情感形容词（潜在情感要素）与重复出现的隐喻词汇（潜在象征要素）。例如，对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的文本分析显示，“森林”“直子”“渡边”的出现频率与情感形容词（如“空虚”“温柔”“失落”）的分布高度相关，这些数据可为绘画创作者提供参考依据——优先转译哪些要素，避免视觉转化的盲目性。

2. 意象提取：核心叙事符号的视觉化筛选与重构。在解码基础上，创作者需从海量文本要素中筛选出能够承载主要叙事功能的“核心意象”，并通过绘画语言的视觉语法对其进行重构。意象的选择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叙事相关性（该意象能否推动情节发展或深化主题），二是视觉独特性（该意象能否通过绘画形式形成差异化表达）。例如，在转译张爱玲《金锁记》时，“月亮”是一个关键意象——它既是曹七巧婚姻的见证（“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也是人物心理的投射。绘画创作者需将文本中分散的月亮描写提炼为统一的视觉符号，并通过色彩运用（冷色调强化孤独）、形状设计（残缺月牙暗示不圆满）与构图安排对其进行艺术重构，使其成为贯穿整个视觉叙事的线索。

数字绘画工具为意象重构提供了更灵活的手段。传统绘画中，意象的表现受限于媒介特性（如水墨画的“留白”难以精确控制，油画的厚重

感难以快速调整），而数字软件（如Photoshop、Procreate）的图层功能允许创作者将同一意象的不同状态分层存储，并通过蒙版叠加实现动态切换；笔刷预设则能模拟文学文本中“月光像冰凉的水一样流下来”等通感修辞的视觉效果。

3. 视觉编码：绘画语言的语法转换与形式生成。视觉编码是将筛选后的核心意象转化为具体绘画形式的过程，其本质是运用绘画语言的“视觉语法”（如线条的节奏、色彩的情感映射、构图的叙事逻辑）对文学语义进行再组织。这一环节需重点解决三个问题：形式适配性（绘画风格如何匹配文学文本的气质）、元素组织性（多个意象如何在画面中形成逻辑关联）、意义强化性（视觉形式如何放大文本的隐含意义）。

例如，在转译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时，若文学文本强调“浪漫与牺牲”的纯真气质，绘画风格可选择柔和的水彩或淡彩，线条采用流畅的曲线；若侧重“悲剧与成长”的沉重主题，则可采用厚重的油画棒或数字笔刷模拟颜料的堆积感，使线条更刚硬。在元素组织上，“小人鱼的手臂化为泡沫”这一关键情节可通过动态构图呈现——前景是小人鱼仰望海面的面部特写，中景是逐渐消散的透明泡沫，背景是深蓝的海水与隐约的王子身影。这种构图不仅串联了多个意象，更通过视觉引导（观众的视线从面部到泡沫再到背景）强化了“牺牲”的叙事逻辑。

4. 意义生成：视觉符号的接受与二次阐释。转译的最终目标并非单向传递文本意义，而是通过视觉符号的独特表现力激发受众的二次阐释，形成“文本—绘画—受众”的意义循环。数字时代，这一环节因受众参与度的提升而更具复杂性——受众的个体经验（如文化背景、审美偏好）、使用习惯（如是否通过交互设备主动探索画面细节）均会影响意义的最终生成。

例如，毕加索为《格尔尼卡》创作的系列草图（虽非直接转译文学文本，但可作为视觉叙事

研究的参照)显示,同一战争主题通过不同构图传递出差异化的诠释重心(前者强调混乱与无助,后者突出压迫与控诉)。在数字绘画的视觉化转译中,这种意义生成的多样性更为显著:一部悬疑小说的插画可能因画家对“悬念”的视觉处理不同(如隐藏关键线索于画面阴影中和通过夸张的表情暗示真相)引发受众不同的推理方向;而互动电子书的用户通过点击画面中的隐藏元素,可解锁文本中未明确描述的背景故事,从而参与意义的共建。

(三) 数字技术的嵌入逻辑:从工具辅助到机制重塑

数字技术在上述四个环节中并非简单的外挂工具,而是深度嵌入转译机制的核心变量,其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技术作为“感知延伸”,扩展了创作者对文本与视觉的认知边界。例如,高精度扫描仪可将古籍插画或历史场景照片转化为数字素材库,为转译经典文学(如《红楼梦》的大观园场景)提供历史细节参考;3D建模软件能模拟不同光线条件下的场景效果(如黄昏时分的麦田),帮助创作者更准确地还原文本描述的环境氛围。

二是技术作为“规则重构者”,改变了传统绘画与文学互文的线性流程。在传统模式下,画家通常先阅读文本再凭直觉创作,而数字技术支持“迭代式创作”——创作者可通过快速生成多个视觉方案(利用AI辅助草图或参数化设计),根据文本解码的深入不断调整意象选择与形式表达(如发现某一色彩搭配无法传递文本的忧郁感后,即时修改色相值)。

三是技术作为“交互媒介”,推动了转译机制从“单向输出”向“动态反馈”的转变。例如,基于眼动追踪技术,可对用户在观看叙事画面时的注意力分布进行量化分析(如哪些区域停留时间更长),其数据结果可反馈后续创作(强化关键意象的视觉权重);区块链技术则能为数字绘画的

版权保护与版本溯源提供支持,确保转译作品的完整性(尤其在跨媒介改编中避免文学文本与绘画的割裂)。

数字时代绘画语言的视觉化转译机制,本质上是通过符号转换、技术赋能与受众参与三者的协同作用,构建起联接文学叙事与视觉艺术之间的“意义桥梁”。该机制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提升文本的传播效率与艺术感染力,更在于持续拓展当代艺术创作的边界与可能性。而该机制也面临多重挑战:技术的过度介入可能导致绘画语言的“技术异化”,跨媒介叙事中的意义损耗风险,以及受众理解差异带来的意义分化。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创作者在技术与艺术、文本与图像、作者与受众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而这正是未来研究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方向。

四、数字时代绘画语言视觉化转译的实践路径与典型案例分析

在数字技术重构艺术创作生态的背景下,绘画语言对文学叙事的视觉化转译已突破传统“图文互释”的单一模式,形成了“技术赋能—媒介融合—受众参与”的多维实践路径。这一过程既包含绘画语言(如线条、色彩、构图)的数字化重构,也涉及跨媒介叙事中文学文本意象的提取与视觉化重塑,更依赖数字交互技术实现受众感知的深度调动,本章旨在结合典型案例,揭示该转译机制的内在运作逻辑。

(一) 技术驱动:数字工具对绘画语言的形式重构与叙事适配

数字技术的介入首先改变了绘画语言的物质载体与表现方式,使传统手绘的“不可逆性”转化为可编辑、可叠加的“数字图层”,为文学叙事的视觉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形式转化空间。以Adobe Photoshop、Procreate等主流数字绘画软件为例,其图层分离功能允许创作者将文学叙事的不同要素(如人物、场景、情感氛围)拆解为独立图层,通过调整透明度、混合模式与叠加顺序,

实现文本意象的精准视觉映射。例如，在转译鲁迅《祝福》中“祥林嫂雪夜丧子”的悲剧场景时，创作者可通过底层铺设冷灰色调的渐变雪景（模拟阴冷环境），中层叠加人物蜷缩的剪影（突出孤独无助），顶层点缀零星红点（隐喻血迹或灯笼，强化视觉冲突）进行表现。分层处理将文字描述的“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等抽象描写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层次。

更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笔刷与材质库的扩展极大丰富了绘画语言的表现维度。传统水墨画的“飞白”、油画的“笔触肌理”、版画的“刀刻痕迹”等原本依赖物理媒介的独特效果，如今可通过数字笔刷预设（如“水墨晕染笔刷”“油画厚涂笔刷”“木刻纹理笔刷”）快速实现，并能根据叙事需求自由调节参数（如湿度、压力敏感度、颗粒度）。例如，在转译莫言《红高粱家族》中“高粱地战斗”的热血场景时，创作者可选用带有颗粒感的“粗麻布笔刷”模拟土地质感，叠加“流淌颜料笔刷”表现鲜血与泥土的混合，再通过动态模糊效果强化运动中的视觉张力——这种对材质与动态的数字化模拟，本质上是对文学文本中“高粱叶子哗哗响”“子弹钻进泥土里”等通感修辞的视觉化转译，使读者能通过画面直接“触摸”到叙事的情感温度。

此外，3D建模与虚拟现实（VR）技术进一步拓展了绘画语言的空间叙事能力。对于具有复杂场景描写的文学作品（如科幻小说《三体》中的“红岸基地”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创作者可通过三维建模软件（如Blender、Maya）构建可交互的场景模型，将文字描述的“灰色水泥堡垒”“挂着望远镜的木屋”转化为立体空间，并通过光影渲染（如低角度侧光强化阴影，暖色调暗示记忆温度）传递文本隐含的氛围。例如，国内团队为《三体》动画版设计的“智子展开”场景，即通过数字绘画与3D建模的结合，将原著中“二维平面无限延

展”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动态视觉奇观——先以二维绘画绘制智子的微观结构，再通过算法生成三维展开效果，最终以粒子系统模拟光影流动，这种“二维绘画基础+三维动态呈现”的技术路径，正是技术驱动下绘画语言适应复杂叙事需求的典型例证。

（二）跨媒介叙事：文学意象的视觉化提取与意义增殖

数字时代的文学叙事常以“跨媒介文本”的形态存在（如小说改编的插画集、漫画、动画或互动电子书），绘画语言的转译需在尊重原作核心意象的前提下，通过视觉元素的重组与补充实现意义的增殖。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意象提取”——即从文学文本中筛选出具有叙事功能的“核心符号”，并通过视觉语法将其转化为可被直观感知的图像元素。

以鲁迅《阿Q正传》的经典视觉化案例为例，不同创作者对“精神胜利法”的转译呈现出差异化的视觉策略：有的插画选择用阿Q“歪戴破毡帽”的标志性造型强化其底层身份（通过服饰细节传递社会阶层信息），有的则聚焦其“挨打后画圆圈”的动作（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与扭曲的面部表情表现自我欺骗的心理状态）。这些视觉元素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建立在对文本“未庄社会结构”“革命与愚昧的冲突”等核心主题的深刻提炼之上。绘画语言通过具象化符号（如破毡帽、圆圈、围观者的表情）的有机组合，将抽象的“国民性批判”主题转化为符合视觉逻辑的叙事线索。

在跨媒介叙事中，绘画语言还需承担“补充叙事空白”的功能。文学文本常因语言的线性特征省略了部分细节（如人物的过往经历、环境的隐喻意义），而绘画则可通过静态画面的并置或动态序列的铺陈来填补这些空白。例如，法国绘本作家埃米莉·弗莱谢（Émilie Frèche）为加缪的《局外人》创作的视觉版，针对原文“母亲葬礼上‘我’没有哭泣”的关键情节，通过三幅连续画面

展开转译：第一幅是灵堂内僵直的白色花圈（象征死亡的冰冷），第二幅是“我”坐在长椅上凝视窗外阳光（通过明亮的色调反衬内心的麻木），第三幅是葬礼后“我”喝牛奶时阳光洒在杯沿（用日常细节暗示情感的疏离）。这种通过画面序列构建的“视觉蒙太奇”，本质上其实是对文学文本中叙事“留白”的视觉化填充，它使读者能通过图像的对比与关联，进一步直观地理解“荒诞”的主题内核。

（三）受众参与的互动性转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

数字交互技术（如增强现实 AR、触摸屏交互、生成式 AI）的普及，使绘画语言的视觉化转译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对话”，受众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通过操作行为主动参与意义的建构过程。这种互动性转译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将文学文本的“潜在叙事”转化为可被用户触发的“显性叙事”。

以 AR 绘本《哈利·波特：魔法书》为例，当读者用移动设备扫描书页上的静态插画（如霍格沃茨城堡的全景图）时，屏幕会叠加动态效果：猫头鹰振翅、烛火摇曳、楼梯旋转——这些通过数字绘画预先绘制的动态元素，本质上是将原著中“魔法世界的奇幻感”从文字描述转化为可交互的视觉体验。

生成式 AI 技术的应用则进一步拓展了互动转译的可能性。例如，实验性项目“文学画廊”允许用户输入一段文学文本（如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系统通过训练好的绘画大模型（如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生成多版本视觉方案（如写实风格的海边小屋、抽象风格的光影流动），用户可通过调整关键词（如“色彩倾向：暖黄 / 冷蓝”“元素密度：密集 / 留白”）实时修改画面，并将最终结果与原文对照阅读。这种“文本输入—AI 绘画生成—用户反馈”的闭环模式，本质上是通过技术中介实现绘画语言与文

学叙事的动态适配。

（四）典型案例的实践启示：从单一媒介到复合叙事的转型

案例 1：数字插画《红楼梦》大观园场景重构：技术驱动型

国内插画师团队基于《红楼梦》文本中对大观园的描写（如“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怡红院‘粉墙环护，绿柳周垂’”），利用数字绘画软件（如 Photoshop）与 3D 建模工具（如 SketchUp）协作完成场景转译。创作者首先通过文本细读提取关键意象（如竹林、流水、亭台楼阁的布局），再以二维绘画绘制基础线稿（保留传统国画的线条韵味），随后导入 3D 软件构建立体模型，通过调整材质与光影强化空间真实感。最终成果既还原了文本描述的“富贵温柔乡”氛围，又通过数字技术的动态渲染（如四季变换的光影效果）延伸了文学叙事的时空维度——这一案例体现技术驱动下绘画语言对传统文学场景的“精准复现 + 意义增殖”。

案例 2：漫画《活着》：跨媒介叙事型

余华小说《活着》的漫画改编版本，通过绘画语言对文学文本中的苦难叙事进行了视觉化强化。创作者将“福贵失去亲人”的关键情节（如家珍病逝、有庆车祸）转化为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家珍躺在简陋木床上的苍白面容、有庆倒在血泊中的身体特写。同时，漫画通过分镜设计，如连续三个全景镜头展示农田从丰收到荒芜的变化，补充文本中省略的“时代背景”，使读者能通过视觉序列更直观地理解“活着”的坚韧与无奈——这一案例展示跨媒介叙事中绘画语言对文学意象的“筛选重构 + 意义补充”。

案例 3：互动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数字版：受众参与型

经典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的数字互动版本，通过触摸屏交互与声音设计增强了亲子共读的体验。读者点击画面中的兔子时，小兔子会通

过动画伸展手臂，点击月亮则会弹出大兔子温柔的回应语音，如“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绘画语言（如柔和的暖黄色调、毛茸茸的笔触质感）与交互功能（如触摸反馈、语音联动）的结合，使原本静态的文字与图画转化为动态的情感传递过程——这一案例凸显受众参与对视觉化转译意义的“激活与共建”。

（五）实践路径的共性规律与挑战

上述实践路径虽各有侧重，但均遵循以下共性规律：其一，以文学文本为核心，所有视觉转化均需紧扣原作的核心主题与情感基调，避免“为视觉而视觉”的形式主义；其二，以数字技术为媒介，是扩展绘画语言的表现力而非替代艺术判断，创作者需平衡技术效率与人文内涵；其三，以受众体验为导向，无论是通过动态效果、跨媒介补充还是交互设计，最终目标都是提升读者对文学叙事的理解与共鸣。

而实践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技术异化风险，部分创作者过度依赖特效与动态效果，导致绘画语言的本体价值（如线条的表现力、色彩的情感深度）被削弱；二是意义损耗问题，跨媒介叙事中若视觉符号与文学文本的核心隐喻脱节（如用明亮色调表现悲剧场景），可能造成受众对文本原意的误解；三是受众分化矛盾，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的受众对互动功能的接受度差异显著（如老年读者可能更偏好传统静态插画），需在设计中兼顾普适性与个性化需求。

五、结论

数字时代绘画语言对文学叙事的视觉化转译，本质上是技术赋能下艺术符号系统的协同创新。其机制以文本解码为基础、意象提取为关键、视觉编码为核心、意义生成为目标，通过数字工具重构形式语言、跨媒介叙事拓展意义空间、受众互动激活参与维度，形成了“技术—艺术—文本—受众”的动态闭环。这一过程既延续了传统图文互文的本质功能，又通过数字化重构突破了

媒介限制，推动了文学叙事传播的多元化与审美体验的深层化。由此观之，数字绘画语言不仅拓展了文学叙事的感知通道与阐释路径，更在算法介入与多模态呈现中促发意义的增殖与漂移，使静态文本深度共振，并转化为可沉浸、可再创的视觉场域，彰显数字人文语境下叙事美学的当代转型。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技术伦理与艺术本体的平衡，以及跨文化语境下转译机制的普适性验证。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绘画语言的视觉化转译或将走向更深度的“虚实融合”与“个性化定制”，推动这一机制在创新中保持生命力，最终实现“技术为翼、艺术为魂”的深层互文拉动和张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Mitchell, W. J. T. (1994).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Genette, G.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J. E. Lewin,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7), 124 - 158.
- [3] Manovich, L.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MIT Press.
- [4] 龙迪勇. 空间叙事研究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45 - 78.
- [5] 陈平原. 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 [M]. 济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102 - 135.
- [6] 闵靖阳. 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88 - 120.
- [7] 李四达.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第4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 156 - 189.
- [8] 周宪. 视觉文化的转向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67 - 95.